

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体验日

□祁建青

湿地课

坐落于峡口路边的湿地公园科普展区,沉浸式体验课悄然拉开序幕。今天的讲座题为《圣洁秘境 祁连瑰宝》,开篇就是让你莫犯迷糊:互助县连湟水诸地,均处在祁连山南麓一处小盆地里。这才是地球村我们家的门牌住址。祁连山季风带,南门峡湿地成因之一,黑板上——多媒体课件直观清晰深入浅出。紧接第二节课,湿地区域实时场景观测直播,教与学的思考互动情景交融。该套新设备,南门峡首家安装使用。此刻,讲台上真正的执教鞭者,乃是刚开通不久的我国北斗导航系统。举环保人文理念而科普关怀先行,满庭院的设计背书,三步一知识点、五步一知识面循循善诱。这是什么草?什么花?什么树?什么鸟?刚还陌生,很快熟悉。湿地学问大,君可随机切入。或自选自建兴趣点。足可欣慰,每一个初到的游团旅客,都将能够到此参与一堂湿地课入门。水、土、草,湿地之基础主体。草尽显奥妙秘笈,千姿百态看头多。

新采集的标本,老师们的拿手制作,一听名字你便会艳羨钦佩:“绶草”“柳兰”“淡黄香青”“珠光香青”……“蓝翠雀花”,又称“兰花翠雀”,四个字若再倒腾,作“花翠蓝雀”“雀兰翠花”?也可以。忽意识到,繁多集锦的野生花花草草,湿地王国子民们的丰裕粮仓、蜜源和酒缸,满又满、甜又甜、香又香,一不小心会被践踏和打翻。去湿地需要注意脚下,得看仔细了:它们源远流长的,和人类差不多是一样的,小麦、稻子、玉米、青稞、油菜等等,长相就是这个样子的。惟其自己相互分得清,谁先熟谁后熟,哪些还要等等一等。湿地的暑期、成熟日和大忙季节,在想象中握住镰刀、果实、酒杯诸物,隐秘、敞开而喧闹不已。已有的学识储备力有不逮,广增见闻进一步加深体验,千万不要错过,机会稍纵即逝。做一个注意力集中的学生,默念学习与知识的好处。幸福有时如此极简,一上午笔记满满。合上书本走出课堂,个个感觉大不一样了。就像意外拿到了一份湿地准入证书。

贵宾黑鹳

事情的背景关联蕴含天机:公园开建之初,黑鹳闻讯而至。黑鹳自告奋勇加入,既是锦上添花,也是雪中送炭。观鸟台有对话:“连黑鹳都来帮忙了,你说个。”“说啥哩,黑鹳心里明着镜儿。”黑鹳惊现南门峡,峡史大事记由此改写。那是三

年前,库区崖壁有黑鹳筑巢,雏鸟儿竟已孵出。为何要坚持不懈把湿地保护好、打好?人类必须反哺,必须敬畏帮助大自然。这是典型的“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典型的奋发作为“搞活开放招商引资”,抱了个孕金娃。大型涉禽黑鹳,享受一级保护。而在其传统的栖息繁殖地,如:瑞典、丹麦、比利时、芬兰、荷兰,已经绝迹。全球剩两千只,国内仅一千只?数量少得简直太可怜了,然而,我国占比却竟有一半。掌握着自己命运的鸟们,翅膀与灵性使然,不会妥协退败了之。高傲的鸟有没有说过“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时它们心里就有了南门峡。而一旦选择南门峡,无疑是做出了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有没有十分困难痛苦,或特别毅然决然痛快欢欣?

长途迁徙,挑战成功。第一对黑鹳是英雄的黑鹳,应予明确定义:是湿地划时代新家园的同甘共苦的开创者与见证人,是南门峡湿地实至名归的金牌荣誉鸟。耐心繁育筑巢湖边,也可作窝盆底灌木丛荫。湖中肥美的鲤、鲫、草鱼,只给黑鹳们留着,任吃多少。然后,假如它们灵机一动,再引来几十上百的同伴?全球会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十的黑鹳,将以此为家?这不是不可能。总之声名远扬,黑鹳心里有数,湿地未来可期。这不单是南门峡的利好消息。高原物种多样性,有新增扩大,且层级提升。也应了家乡的敬语“客来了福来了!”这掏心窝的肺腑之言,是不是被风刮到黑鹳耳朵里听到了?家乡人一贯说到做到,没有食言。观鸟站管理员来了一句乡土好话:有黑鹳陪伴的日子,“后将比树叶儿长”。

灯芯草 青稞穗

这人天性喜欢草。由之,也十分钟情于庄稼。尽管,好多草我都不认识,还不如对庄稼了解多。而说到庄稼,数得过来也就那几种。很有幸,这回我遇见了草的贵人灯芯草,还有作物的佼佼者青稞穗。岔峡草坡,灯芯草三三两两夹杂。磨尔沟小麦田里,青稞两株,翘楚醒目。偌大麦田之中,唯独就它俩——是不是又是哪只雀鸟,衔来了两颗青稞种子?它们居然成活,别致又飘逸。灯芯草以纤柔之柔为妙,青稞穗以美德之美著称。草中之草,麦中之麦,草被草簇拥就不说了,青稞被麦子簇拥,因此我称它“青稞穗”,而非笼统成片的青稞。假如是一小片灯芯草和一大片青稞地挨着,情况会决然不同。它们后面为草山,山上无树,同样也无一棵灌木。全是矮草、全是矮

草。这样的山青草翠,绿茵洗净,线条柔美轮廓丰满。山脚两头牛悠闲吃草,见不上一个人——青海的草山,与荒芜土山、峭壁石山、茂密林山一比,实乃如诗如画如美人形态那种。灯芯草拧作灯芯,就有了故事,传统的、久远的滋味浓郁。草中贵人,银簪拨捻,烛盏映照,红袖添香。纤细柔韧的灯芯草,而今取用一根燃做油灯必也好使。“借亮萤火虫”“凿壁偷光”时,一根灯芯点燃指望,柔长的手中线,黑亮的书中字,灯草耐燃,夜读继灯,母慈子孝,日短夜长……人和草的友谊甚为悠久。草本可以长很高,但它懂得节制。草本可以粗壮些,它省去麻烦,简单就轻松。或许我早就明白略微,草皆是庄稼的前身,但能进化作麦类的草,只有几种甚或一种。高原的青稞,是为更稀绝一种,须尽心百般、千般呵护。绝大多数草要留给草和草原而无需理由。无穷无尽的草永远无穷无尽,溪流、河湖、沼泽、滩涂,草在边缘编织,在中心开花。的确,我们熟识各种五花八门的青菜。从叶类、茎状到球形,从陆地、湖泊到海洋一一分类。然而,我们的一生总共能认识几种草?你想想。

磨尔沟 燕麦川

20世纪的农区地标水磨房,地名留住了记忆。新开办的新农村旅游业,宾客如织,车位难求,那才叫停车场。村子前后山林风水占尽,客服中心大殿门上,有著名作家王文泸书写的匾额“换了人间”,与碉塔式建筑上大字“磨尔沟村欢迎您”对应,直抒胸臆盛情洋溢。地名往往挂一漏万。比如“燕麦川”,偌大辽阔耕地怎会仅种燕麦?曾广种青稞,各种品质优良的小麦,还有高秆油菜和“三豆”即豌豆、大豆、土豆等。闻说高可没膝的“马莲滩”亦在此。多向冲积平原,峡口筑坝蓄水,地质专家或气象学者过来,定会看出更多门道。

前阴山头,我听见了“秋扇儿”的鸣叫。久违了,是幻觉?称昆虫蛴蛴为“秋扇儿”,一如称蝌蚪“丁丁马勺儿”,属于老家乡土语言体系,分明是大人哄孩子玩儿的,当然也哄乐了自个儿。“秋扇儿”多为绿色,少有赭红色。后者来自紫红紫红的青稞田。问同伴,是不是“秋扇儿”叫唤?他侧耳静听,说就是,好像有。我想去麦田捉“秋扇儿”。用青草杆儿自制筛子。捉法独特,编笼技熟,早先少年的田野趣事经验,牢记着呢。我的想法颇为归于天真:钻进麦丛中,少

年至老,钻出来还是那一群少年。

海拔三千余米的制高点,一门防雹“双三七”高射炮,把守方圆空域。湿地气象变化活跃以至剧烈。下午时分,黑云当空,闷雷滚滚。炮衣已经解下,二十发炮弹待命炮座之上。结果匆匆一阵过雨,虚惊一场。冰雹未形成,“防雹弹”毋须发射。惊心动魄的气象炮战欲打又止,炮手老刘还是那位憨厚庄稼人。他站立在炮位上,和其他炮手连发射击的英武形象,遗憾我们没看到,有一些可惜。莫道什么节省了弹药,无疑这就再好不过。

露营却藏滩

观鸟站,紧挨湖畔的房车客棧别具一格。休闲住宿平添了科考性质。数据显示,湿地域内有野生动物24目58科224种,门类富有惊人,保护成效着实抓铁有痕。鸟类数量最多,16目41科188种。从大型猛禽金雕、白肩雕,到各类雀鸟,天空不寂寞,陆地山林精彩多多。

今晚好像都不是来睡觉的。睁大眼睛观测和记录,得有很好的视觉、嗅觉和听觉,因此乃动物强项。人与动物天壤之别就在,气味是清晰的语言和思路,同样还有声波密码,人类已经无法破解捕捉到。所以,人与动物总难相遇。白天峡区天空,雀鹰、白尾鹫,猎隼、游隼、红隼等小型猛禽,多是凌空一闪而过,人眼何以定格?地面上精灵香鼯、黄腹鼯,珍稀的兔狍、豹猫,影子也休得见。对,它们在那里,蹲踞在上方,把人看得一清二楚。没错,人在明处,且至今不懂得如何规避。野生动物世界,没事少去搅扰。它们沉着呢。

夜巡捕猎的鸟也有多种。雕鸮、纵纹腹小鸮、长耳鸮、短耳鸮,守夜至天明。还有在水面之下,经年安然无恙的淡水鱼,逍遥游来逍遥游去。高原鲈等本地底栖鱼类,跃出泥泽,复钻入睡去。岸畔的人,自顾闭目遐想。夜深沉,不宜喧哗和游走。雨洒者亦顿觉无趣。

青山绿水,农田庄户,拉上床帷。打开顶窗,看星空,望云彩,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吗?鬼都不信。倚岭而卧,枕湖而眠,伴着林麝、石貂,伴着赤麻鸭、鱼鸥、水獭。别忘了,还伴着黑鹳老幼一家。有黑鹳陪伴,平生得遇几回?狮子山的青海云杉、红桦白桦,石天门的高山杜鹃,却藏寺的酥油灯,打坐的僧,躺展的人。小夜曲带着月光。或者是,月光带着小夜曲。秋月半轮,一伙闲客,夜露数滴,半盏残酒,有个什么系列梦境在等你,香风微醺过处,撩起湖烟霞波几许……

都暖和了。像是受了魔法,浑身都是劲儿了,把姐姐、舅舅的亲情和温暖,化作学习的动力和拼搏的精神!

我知道,这是两位姐姐用卖槐叶的钱,悄悄地给我买的。她们自己舍不得买一件衬衣,却狠心给我买了一双鞋袜。我知道,这钱来之不易,是两位姐姐受苦受累、流血流汗,用辛苦劳动换来的。两位姐姐,用辛勤的劳动改善了我家的经济状况,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弟弟的吃穿和上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两位姐姐先后出嫁后,依然关注、关心娘家的一切,特别是支持弟弟们的学业,照看生病的父母。

一双黄球鞋,既普通,也特殊,饱含着姐弟情谊,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双黄球鞋陪伴了我大约两年的时间,早已被丢弃了,但是我仍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扔掉时的无奈和依依不舍,真的不是“弃之如敝履”那么简单、那么利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两位姐姐肯定早已忘记她们用血汗换来的那双黄球鞋。但是,我则永志难忘,知感恩,向善向美。今年春节回老家,我一定带她们进城,到大商店选一双合脚的皮鞋!

在人间(散文诗)

□吴海霞

蝶恋花

1
翩翩。或飞翔。
蝴蝶的一生,至少爱过两次春天。
一次,时间的钟摆藏在叶间。
用力呐喊,嘶声力竭。用一颗卑微平凡的心,换来一生仰望。
还有一次,花朵用盛大的绽放欢迎它的归来。
它,翩翩起舞。在蓝天下,在花叶间,在一岁一生的宿命里。
辽阔靠近它。明媚靠近它。
一茬一茬疯长的野草靠近它。
大片大片的阳光,为它落下,荡漾成海。
蝴蝶轻舞。整个夏天,都不能容纳它的辽阔。

2

蔚蓝之下,蝶影之间,无尽的繁花,轻轻摇落。
那些呢喃在清风中的微语,惊醒了谁的耳朵?
那些闪烁在晨曦里的灿烂,湿润了谁的眼睛?
那些停留在天地之间的一岁一枯荣,感伤了谁的心?
挨着水声站立,想到所有的遥远,想到所有的奔忙与抵达。
这是一处梦中的仙境。格桑花

青玉案

1
如何从一首久远的宋词里,等到一位故人归来?
又如何从一个纷繁热闹的世界里,与诸多的悲欢离合分离?
在这人世间,要经历多少苦痛与悲伤,才能甘于平常无奇?才能坦然安坐日常?
天远。冬寒。
好在元夕夜,雪落飞檐。不远处春日,又要在岁月的枝头轻轻招摇。
元夕夜,去看雪。
去看渐进的东风吹散千树繁花。
去看焰火纷纷落下,犹如繁星如疾雨一般坠落。
夜冷,焰火更冷。唯有车马依旧穿行不息,歌舞依旧声声不歇。

2

今夜,元夕。
今夜,明月西斜。箫声回荡。
四处都是喧嚣,笑语盈盈。人声人影,接踵而至,熙熙攘攘。
多么热闹。又是多么孤独。浮生有梦,只愿遇到盼望很久的故人。
在纷繁的日子里寻找。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在交错的光影中寻找……
驻足,停留。转身,回首。在灯火阑珊的地方,有人正在将我遥望。
世界,是如此之小。一个转身,就遇到要等的那个人。
世界,又是如此之大。一阕词里藏着四季,藏着人间冷暖。藏着冬之萧瑟,春之盼望。

开,一簇簇,一群群。在蓝天下,在草原上,似汪洋一般,盛大的绽放。
在宁静和守望中,绽放的格桑花,铺开不一样的日出和日落。
风吹草低,满眼的繁花,和我一起绽放。
仿佛青春。仿佛飞翔。仿佛歌唱。

3

七月。
花影浮动,蝶舞翩跹。
在屋前院后,在街头巷尾,与花,与蝶,各自明媚。在明媚中,欢喜相遇。
允许风轻轻地来。允许阳光缓缓落下。
允许这个安静的所在,成全一次倾心的相遇,成全一场盛大的花事。
七月,不负时光。四处都是纷繁和灿烂。
行走在明媚的时光里,不紧也不慢。
为一朵花驻足,为一只蝶回眸,也为一见倾心的相遇守候。
请原谅我表情虔诚,眼神惊喜。
蝶恋花。花爱蝶。
相见甚欢的美好从一首宋词里飞出。越接近天空,越意味深长。

3

元夕夜。
无尽的灯火,无边的人海。
今夜,不管去往哪里,哪里都是灯如昼,人如织。
今夜,我被热闹灯火,淹没包裹。
风过廊前,摇动星河。一盏盏点亮的灯笼,映照出一朵朵花容笑貌。
人声如潮。隐约间,又回到去年元夜时,回到灯火辉煌的花市,回到与佳人相约的黄昏之后。
你在星光下。你在月影里。你在岸上看云。你在山洞听风。
你在哪里,我便在哪里。相依相伴,缓缓而行。
繁星点点。今夜的月光照疼去年的记忆。
在人群中找你,你已不在。
在月夜的灯盏下等你,你亦不失踪影。
你在世界之外,你在辽阔之外。
月色迷离。灯火斑斓。从尘世中抽身,千里万里,抵达。
我走了很长的路,如今却形单影只,回到去年我们相遇的地方,一切如故,唯独没有你。
在这悠长又深邃的夜里,去年的灯火已不在。去年的月光已不在。去年的佳人已不在。
所有的灯盏亮在去年今日,无迹可寻。

一双黄球鞋

□张臻卓

里说的“槐树”,特指“洋槐”,相对于“国槐”而言的。洋槐,也叫“刺槐”,是豆科刺槐属落叶乔木,原产北美洲,经德国进入中国,故百姓称之为洋槐,其叶柄上有刺,所以叫刺槐,对气候条件适应能力强,繁殖生力也强,有“一年一棵,两年一窝,三年一坡”之说。洋槐花,颜色纯白,也有浅黄色的、粉红色的,味道清香,可观赏,可食用;洋槐叶,可当饲料,可当肥料;洋槐枝,可做篱笆,可当烧柴;洋槐枝干,是极好的木材。洋槐树浑身是宝,深受农民欢迎。所以,在老家的河边渠边、田边路边、荒坡荒滩、房前屋后,都有大量人工种植或自然繁殖的洋槐。有很多人,捋槐叶,晒干后,卖给外贸收购站,增加了收入。

大姐,学习好,身体也好,学习成绩班级第一,运动比赛短跑冠军,很有前途。无奈,家庭困难,初中毕业,她被迫辍学务农了,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量。二姐,学习中等,身体瘦弱,初中毕业后在本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平时教学,节假日务农,家里、学校两头跑、两头忙。大姐农闲期间,二姐节假日期间,都加入到捋槐叶的行列。捋槐叶,要在大晴天,顶着

火热的太阳,从河边到渠边,从田边到路边,从荒坡到荒滩,从浑身是刺的槐树枝上捋下叶子,无论怎么小心,手和胳膊被扎伤都在所难免。两位姐姐的手、胳膊,被扎无数次,甚至连脸都被槐枝挂伤,流汗流血流脓,红肿疼痛也不停歇。卖钱之后,补贴家用。

爱美,是女士的天性。两位姐姐,想穿漂亮衣服,想买一件新衬衣,但是舍不得花钱,只买了一尺花布,做个假领子,缝到旧衬衣上,穿上外套,盖住旧衬衣,只露出衬衣领子。外人看不出来,以为穿着新衬衣。

我上高一那年冬季,当我正为无鞋可穿而发愁时,大姐把一双黄球鞋和一双尼龙袜送到了学校,真是雪中送炭。黄球鞋,一度曾是贫穷、卑微的象征,现在在城里再也看不到它的踪影,在农村也只有农民在下地劳动时才穿一下。但是,在得力助手,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量。二姐,学习中等,身体瘦弱,初中毕业后在本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平时教学,节假日务农,家里、学校两头跑、两头忙。大姐农闲期间,二姐节假日期间,都加入到捋槐叶的行列。捋槐叶,要在大晴天,顶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在豫西南地区。那个时代,物质匮乏,经济落后。那个地区,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很少种植经济作物。收获的粮食,大部分缴公粮了。公粮,是那个时代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生产单位每年缴纳给国家的作为农业税的粮食,既有硬性任务,更有强制性要求。

我们家是一个九口之家的大家庭,爷爷年迈,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上学,两个弟弟年幼。全家人仅靠父母挣工分养家糊口,年年入不敷出。

从我记事起,直到初中毕业,我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新鞋袜。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其他时间,“Liu西瓜皮”,穿被哥哥姐姐淘汰的旧衣服、旧鞋袜。那个时代的农村地区,服装大部分都是用自家纺织的“老粗布”手工制作的,颜色单调、款式不多,男女服装区别不大,孩子们也不太在意,“Liu西瓜皮”现象在每家每户普遍存在。

改革开放之后,八十年代初,外贸收购站收购“干槐树叶”,说是出口日本,但是不知道做什么用。这

